

論「浮屠與佛」(註一)

周 法 高

近讀季羨林先生浮屠與佛一文，季先生是國內有數的東方語文專家，他的意見值得我們注意，本人對此問題有一點意見，寫了出來想請專家指教。

季先生認為「浮屠」與「佛」的來源不同，『浮屠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，「佛」的來源是吐火羅文。』(註二)(前引文 p. 101)『一般的意見都認為「佛」就是「佛陀」(Buddha) 的省略』，(前引文 p. 95) 季先生則認為『中文裏面的「佛」字就是從吐火羅文 pūd, pud (或 pāt) 譯過來的』(前引文 p. 99)，一般認為「佛」字具有濁音聲母，季先生則認為『以「佛」譯 pūd·正取其去聲一讀』，『芳味反或孚味反 (p'iwəd)』(前引文 p. 101)。我們試看季先生否定舊說的理由是怎樣的？他說：

我們觀察世界任何語言裏面外來的假借字，都可以看出一個共同的現象：一個字，尤其是音譯的，初借過來的時候，大半都多少還保留了原來的音形，同本地土產的字在一塊總是格格不入。誰看了也立刻就可以知道這是「外來戶」。以後時間久了，纔漸漸改變了原來的形式，同本地的字同化起來，終於讓人忘記了牠本來不是「國貨」。這裏面人們主觀的感覺當然也有作用，因為無論什麼東西，看久了慣了，就不會再覺得生疏。但假借字本身的改變却仍然是主要的原因。「佛」這一個名詞是隨了佛教從印度流傳到中國來的。初到中國的時候，譯經的佛教信徒們一定想法完全保留原字的音調，不會就想到按了中國的老規矩把一個有兩個音節的字縮成一個音節，用一個中國字表示出來。況且 Buddha 這一個字對佛教信徒是何等尊嚴神聖；他們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氣來把牠腰斬。

(註一) 季羨林浮屠與佛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，民國三十七年，pp. 93-105。

(註二) 吐火羅文，包括吐火羅文A，文中又稱焉耆文；吐火羅文B，文中又稱龜茲文。

所以我們只是揣情度理也可以想到「佛」這一個字不會是略寫。現在我們還有事實的證明。我因為想研究另外一個問題，把後漢三國時代所有的譯過來的佛經裏面的音譯名詞都搜集在一起，其中有許多名詞以前都認為是省略的。但現在據我個人的看法；這種意見是不對的。以前人們都認為這些佛經的本身就是梵文，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，發見她們不相當，於是就只好說，這是省略。……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，拿梵文作標準來衡量這裏的音譯名詞當然不適合了。（前引文p.96）

我覺得須要討論一下。

一、誠然，『就後漢三國時的文獻來看，「佛」這個名詞的成立，實在先於「佛陀」。在「佛」一名詞出現以前，我們沒找到「佛陀」這個名詞。』（前引文 p.99）可是季先生又說：

「浮屠」這個名詞從印度譯過來以後，大概就為一般人所採用。當時中國史家記載多半都用「浮屠」。其後西域高僧到中國來譯經，纔把「佛」這個名詞帶進來。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內所以沒有「佛」字，就因為這些史料都是外書。「佛」這名詞在那時候還只限於由吐火羅文譯過來的經典中。以後纔漸漸傳播開來，為一般佛徒，或與佛教接近的學者所採用。最後終於因為牠本身有優越的條件，戰勝了「浮屠」，並取而代之。（前引文p.105）

那麼，他已經承認「浮屠」這名稱早於「佛」。的確，事實上也是如此。由兩個字的「浮屠」『誰看了立刻就可以知道這是「外來戶」』（前引文p.96），變成一個字的「佛」，『終於讓人忘記了牠本來不是「國貨」』（前引文p.96），這和季先生的想法，並不違背。至於為什麼不把「浮屠」省作「浮」字，一者如胡適之先生所說，『有通行之本義不可單行』（註一），再看又因為「佛」字為入聲字，可以兼對次一音節的輔音；同時「佛」字從「人」「弗」聲，也合乎漢語造字的原則。

二、季先生說：

中國同佛教最初發生關係，我們雖然不能確定究竟在什麼時候；但一定很早，而且據我的看法，還是直接的；換句話說就是還沒經過西域小國的媒介。我的

（註一） 胡適四十二章經考，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，卷二。

意思並不是說佛教從印度飛到中國來的。牠可能是先從海道來的，也可能是從陸路來的。即使陸路經過中亞小國而到中國，這些小國最初還沒有什麼作用，只是佛教到中國來的過路而已。當時很可能已經有了直接從印度俗語譯過來的經典。四十二章經大概就是其中之一。「浮屠」一名詞的成立一定在這時候。……到了漢末三國時候，西域許多小國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國來傳教，像安士高、支謙、支婁迦讖、安玄、支曜、康巨、康孟詳等是其中最著名的。到了這時候，西域小國對佛教入華纔真正有了影響。這些高僧居士譯出的經很多。現在推測起來，他們根據的本子。一定不會是梵文原文，而是他們本國的語言。「佛」一個名詞的成立一定就在這時期。胡適之先生說：「所以我可大膽的猜想：「佛」之名稱成立於後漢譯經漸多信徒漸衆的時期。」這話是非常對的。

(前引文 p. 102, 103)

誠然，早期佛經的原本大多是從西域來的，而不是直接傳自印度，可是西域也會流行梵文（或其他印度文）的原本；縱使是用從印度譯過去西域語文佛經，其專門名詞也仍可保留原形，早期翻譯佛經的西域僧徒，也未見得不能了解印度語文，正如在現代中國語裏有不少名詞是從外國文譯過來的，可是懂得外國文的中國人，儘可照原文讀法，而不照譯名的讀音。姚秦鳩摩羅什是龜茲人，其所譯妙法蓮華經就用龜茲本。隋闍那崛多添品妙法蓮華經序說：

昔敦煌沙門竺法護於晉武之世譯正法華，後秦姚興更請羅什譯妙法蓮華。考驗二譯，定非一本，謹以多羅之葉，什以龜茲之文。余檢經藏，備見二本，多羅則與正法符會，龜茲則共妙法允同。

唐窺基金剛般若經贊述曰：

當爾積代梵本，並付三藏，尋討諸本，龜茲梵文，即羅什譯同；崑崙之本，與真諦翻等。

羅什法華經中的音譯也和梵文大都切合，可見所據之本雖出龜茲，而仍爲梵文，即其一例。又宋高僧傳卷三論云：

三，亦胡亦梵：如天竺經律傳到龜茲，龜茲不解天竺語，呼天竺爲邱特伽國者，因而譯之；若易解者猶存梵語，如此胡梵俱有者是。

論「浮屠與佛」

可見專門名詞仍可保留原形。所以早期佛經雖然傳自西域，不一定就與印度語文絕緣。如季先生假定四十二章經漢譯本的原本是在大月支寫的，而其譯名「浮屠」却根據印度俗語，也就是這個意思。那麼，我們據梵文（或其他印度語文）來討論一些初期譯經中和梵文譯音相當切合的名詞，也並不能算是錯誤吧！「佛」便是其中的一例。

三，根據對音的慣例，往往利用漢字的韻尾輔音聲兼對梵文（或其他語文）的末一音節的輔音而略去其元音不譯，我們在後漢和三國的譯經中，也可以找到不少的例子，如：

梵 Brahṃā;
禪 dhyāna;
恒水 Gaṅga;
偈 gāthā;
迦旃延 Kātyāna;
摩訶薩 mahā-sattva;
涅槃 nirvāṇa;
波羅密 paramita;
羅云 Rāhula;
釋迦文 Śākyamuni;
舍利弗 Śāriputra;
兜術 Tuṣita.

又如烈維氏說：

「沙門」梵文爲 śramaṇa 龜茲語爲 samane，中國之譯音與前者遠後者近也。

又如「沙彌」梵文作 śramaṇera 龜茲文爲 samir。（註一）

就算如他所說，前一字末的 e 和後一字末的 r 還沒有翻出來。拿兩個性質大不相同的語文互譯，縱使是初期的翻譯，多少也要有一點省變才行。如後漢康孟詳譯的舍利弗摩訶目連游四衢經（註二），一經之中，「摩訶目乾連」和「大目連」互見；吳

（註一）Sylvain Lévi, Le Tokharien B, Langue de Koutcha, Journal Asiatique, 1913, Sept.-Oct. 此據馮承鈞譯文所謂乙種吐火羅語即龜茲國語考，女師大學術季刊一卷四期，民國十九年，p. 26。

（註二）大正藏第二卷 p. 860。

支謙譯弊魔試目連經 (註一)，「大目乾連」和「目連」互見，可見省略是免不了的。而且譯佛經中「梵」，「偈」，「魔」諸名都是單字，和「佛」的情形也相似。所以拿「佛」對譯 Buddha 或 Buddho，並不足奇。

四，季先生文中曾經舉出在中文裏有種種不同的譯名：佛陀，浮陀，浮圖，浮頭，勃陀，勃駄，部多，部陀，佛駄，步他，浮屠，復豆，佛圖，步陀，𣹵陀，毋陀，沒駄，毋駄，物他，沒陀 (前引文 p. 94) (註二)。其前一字沒有一個不是具有濁音聲母的。在現代方言中，有一些方音的聲母能够分別清濁或是用陰陽調來分別的，當「佛陀」講的「佛」字大都可以看出一個濁聲母的來源來。而「彷彿」的「佛」(古作佛)則可以看出有一個清聲母的來源。義各有當，不可相混。(註三) 所以從譯名和方言上看，「佛」字都具備一個濁音聲母。既然佛教徒「未必在初期就有勇氣來把 Buddha 腰斬」(前引文 p. 96) 那麼他們更不會連清濁音聲母都不注意的。

根據以下討論的結果，我覺得「佛」字具有濁音聲母，和可以對譯 Buddha 或 Buddho 等兩個音節的字，對於這兩點，我們現在尙無充足的理由來把牠否決。

現在我們再看季氏認為「佛」字具有輕音聲母，和對譯吐火羅文 pūd, pud (或 pāt) 的說法如何？季先生說：

就現在所發掘出來的殘卷來看，pāt 這個字似乎沒有單獨用過。(前引文 p. 98)

在焉耆文(吐火羅文A)裏，只要是梵文 Buddha，就譯為 Ptāṅkāt。(前引文 p. 97)

在龜茲文(吐火羅文B)，與焉耆文Ptāṅkāt 相當的字是 Pūḍṇakte。(前引文 p. 98)

ptā 相當梵文的 Buddha，可以說是 Buddha 的變形……第二部份的 ṅkāt 是

(註一) 大正藏第一卷 p. 867。

(註二) 用明紐(或微紐)的「沒」「毋」「物」等對譯字 b 的現象，乃是唐代中葉以後不空學派譯音的慣例。參拙著古音中的三等韻兼論古音的寫法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，民國三十七年，p. 225。

(註三) 方言中「佛」(佛陀)和「佛」(彷彿)的讀音如下：

吳音：佛 botei, 𣹵 hotei;

浙江溫州：佛 vai, 𣹵 fai;

上海：佛 ve, 𣹵 fe;

江蘇東臺，如皋：佛 fə (陽入)，𣹵 fə (陰入)；

福建福州：佛 huk (陽入)，𣹵 houk (陰入)；

廣東中山：佛 fat (陽入)。

前三例的方言，聲母分清濁，後三例的方言聲母不分清濁，但聲調分陰陽，陽調屬於古代濁聲母的字，陰調屬於古代清聲母的字。

「神」的意思，古文譯爲「天」，相當梵文的deva。這個組合字全譯應該是佛天。

(前引文p. 97)

首先我們要問：既然就現存的材料看，pāt 似乎沒有單獨用過，和梵文 Buddha 相當的是 Ptāṅkāt 等組合字。我們有什麼證據證明在後漢，吐火羅文用 pāt 或 pūd 而不用這個組合字呢？假使後漢時吐火羅文使用這個組合字，初期的佛教徒「未必就有勇氣來把牠腰斬」。烈維氏考證龜茲語(吐火羅文B)流行的時代爲唐初。假使後漢有梵文 Buddha 相當的單字，也未必就是 pāt 或 pūd 的形狀。

其次，季先生說：

「佛」字有兩讀。「佛」古韻爲脂部字，脂部的入聲韻尾收 t，其與入聲發生關係之去聲，則收 d。「佛」字讀音，一讀入聲，一讀去聲：(一)扶弗反(b'iwət)；(二)芳味反或孚味反(p'iwəd)。現在吐火羅文的 pūd 或 pud 與芳味反或孚味反正相當。然則，以「佛」譯 pūd，正取其去聲一讀，聲與韻無不吻合。(前引文p.101)

當「彷彿」講的「佛」有去，入聲敷紐二讀。在季先生所舉的例中就有玄應音義：佛，敷物反；玉篇，佛，孚勿切二條，廣韻未韻敷紐芳未切下有「髴」。物韻敷紐敷勿切下有「髴，佛」，乃「彷彿」之「佛」。物韻奉紐符弗切下有「佛」，乃「佛陀」之「佛」。可知「佛」字一形有三讀，並非二讀。再說，季先生所舉古音脂部去聲收 d 的說法，乃是根據高本漢構擬的周秦的音讀。而這種韻尾在後漢時恐怕已經遺失了。如後漢譯名「比丘」的「比」，「優婆夷」的「夷」，都隸屬上古音脂部，也看不出有一個舌尖音韻尾輔音來。所以「佛」字去聲一讀，根本不適宜拿來和 pūd 相對。我們再看「敷勿切」一讀如何呢？牠雖然可以對 pūd，可是一方面在方言中當「佛陀」講的「佛」，都表現一個濁音的來源，而作「彷彿」講的「佛」，却表現一個清音的來源，兩者的意義和用法不同；另一方面，在「佛」的許多譯名中，都保留一個濁音的發聲。假使我們說在後漢有一個清聲母當「佛陀」講的「佛」字，而到後來却失傳了，這未免是一個危險的假定。何況這個 pūd 或 pāt 的原形尙且不明呢？

根據以上所講，我覺得季先生的新說，在其所包含的假定未能充分證實以前，似乎還不能使我們相信。而「佛」字對譯一個具有濁音發聲 b，而有兩個音節的原名，

如 Buddha, Buddho 等，此說在沒有找到充分的反證以前，我們還不能把牠否決。

此外，尙有一點需要附帶討論的。「浮屠」和「浮圖」，也許對譯印度俗語和巴利語裏的 Buddho，陳寅恪先生已經說過（註一）。又尤，侯韻的字在古代雖然多數譯 u 音，可是有時候也可對譯 o 音。如「摩菟羅他」的「菟」（奴侯反），「佉樓書」的「樓」，「摩睺勒」的「睺」，「摩休勒」的「休」，「賓頭盧」，「輸頭檀」的「頭」，都是對譯梵文的 o 音的。（註二）魏略的『復豆』，伯希和還原作 Bukdu 或 Vukdu（註三），這是不必需的。復字本有去，入二讀，廣韻屋韻房六切下有復（b'juk），又宥韻扶富切下有復（b'jəu），和「浮」字聲母韻母相同，只有聲調平，去之異。所以「復豆」應採去聲一讀。

民國三十八年十月寫於楊梅

本文承李方桂先生賜閱一過，有所指正，謹誌謝忱。

（註一）參羅常培先生古音研究講義 p. 3，西南聯合大學油印本，民國三十年。又參季文 p. 94。又梵文 Buddha 的單數主格 Buddhas，在濁輔音和短 a 前變爲 Buddho（參 W. D. Whitney, Sanskrit Grammar 175 節）。這和 namas 音變爲 namo 譯作「南無」相似。

（註二）參拙著切韻魚虞之音讀及其流變，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，民國三十七年，pp. 145, 146。

（註三）參 T'oung Pao (通報) Vol. XIX, 1920, p. 430。